《生命的尽头》  
 有那么一个精神病人，整天啥也不干，就穿一身黑雨衣举着一把花雨伞蹲在院子里潮湿黑暗的角落，就那么蹲着，一天一天的不动。架走他他也不挣扎，有机会还穿着那身行头打着花雨伞原位蹲回去，那是相当的执着。很多精神病医师和专家都来看过，折腾几天连句回答都没有。于是大家都放弃了，说那个精神病人没救了。有天一个心理学专家去了，他不问什么，只是穿的和病人一样，也打了一把花雨伞跟他蹲在一起。每天都是。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，终于有一天，那个病人主动开口了。他悄悄的往心理专家这里凑了凑，低声问：“你也是蘑菇？” 　　  
　　这是我很早以前听过的一个笑话，好笑吗？ 　　  
　　我不觉得。 　　  
　　类似的事情我也做过，当然，我不是什么心理专家，也没把握能治好那个患者，但是我需要她的认同才能了解她的视角、她的世界观。 　　 　　  
　　她曾经是个教师，后来突然就变了。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蹲在石头或者花草前仔细的研究，有时候甚至趴在那里低声的嘀咕——对着当时她面对的任何东西，也许是石头，也许是棵树，也许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她如此的执着，好几年没跟人任何人说过一句话，就自己认真做那些事儿，老公孩子都急疯了她也无视。 　　  
　　在多次企图交谈失败后，她的身边多了一个人，跟她做着同样的事情，那是我。 　　  
　　与她不同的是：我是装的，手里攥着录音笔随时准备打开。 　　  
　　那十几天很难熬，没事儿我就跑去假装研究那些花花草草、石头树木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我猜我也快入院了。 　　  
　　半个月之后，她注意到了我，而且是刚刚发现似得惊奇。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在干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假装也刚发现她：“啊？为什么告诉你？你又在干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没想到我会反问，愣了一下：“你到底在干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说完我继续假装兴致盎然的看着眼前那根蔫了的草。 　　  
　　她往我跟前凑了凑，也看那根草。 　　  
　　我装作很神秘的用手捂上不让看。 　　  
　　她抬头看着我：“这个我看过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边好多呢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没看明白，这个不一样。” 　　  
　　她充满好奇的问我：“怎么不一样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不告诉你！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要是告诉我怎么不一样了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假装天真的看着她，那会儿我觉得自己表情跟个白痴没区别。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真的？不过你知道的应该没我的好。” 　　  
　　她脸上的表情像是看着小孩似得忍着笑：“你不会吃亏的，我知道的可是大秘密，绝对比你的好！怎么样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知道她已经坚定下来了，她对我说话的态度明显是哄着我，我需要的就是她产生优越感。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说话算数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算数，你先说吧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松开捂着的手：“你看，草尖这里吊着个虫子，所以这根草有点儿蔫儿了，其实是虫子吃的。” 　　　　她不以为然的看着我：“这有什么啊，你知道的这个不算什么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不服气的反问：“那你知道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！” 　　  
　　她笑了下：“我知道的可是了不起的事儿，还没人发现呢！” 　　  
　　我假装不感兴趣低下头继续看那根蔫了的草，以及那个不存在的虫子（汗）。 　　  
　　她炫耀的说：“你那个太低级了，不算高级生命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是高级生命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神秘的笑了下：“听听我这个吧，你会吓到的！” 　　  
　　我将信将疑的看着她。 　　  
　　她拉着我坐在原地：“你知道咱们是人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开始觉得没什么，后来我发现，人不够高级。你也知道好多科学家都在找跟地球相似的星球吧？为了什么？为了找跟人类的相似的生物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我早知道了！” 　　  
　　她笑了：“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。我开始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找跟人类相似的生物呢？也许那个星球上的生物都是机器人似得，也许他们都是在硅元素基础上建立的生命……你知道人是什么元素基础上建立的生命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碳元素呗，这谁都知道！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哎？你知道的还挺多……我开始就想，那些科学家太笨了，非得跟地球上生物类似才能算是生物啊？太傻了。不过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如果那个星球上的外星人跟人类不一样，外星人不呼吸氧气，不吃碳水化合物，它们吸入硫酸，吃塑料就能生活，那我们就很难跟他们沟通了。所以，科学家不笨，他们先找到跟地球类似的环境，大家都吸氧气，都喝水吃大白菜，这样才有共同点，生命基本形态相同，才有沟通的可能，对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不屑的看着她：“这算你的发现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耐心的解释：“当然不算我的发现，但是我想的更深，既然生命有那么多方式，也许身边的一些东西就是生命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是生命罢了，所以我开始研究它们，我觉得我在地球上就能找到新的生命形式。” 　　  
我：“那你都发现什么是生命了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神秘的笑了：“蚂蚁，知道吧？那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形式！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呸！小孩都知道蚂蚁是昆虫！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但是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蚂蚁是细胞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啊？什么细胞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：其实蚂蚁都是一种生命的细胞。我命名为‘松散生命’。其实蚁后就是大脑，兵蚁就是身体的防卫组织，工蚁都是细胞，也是嘴，也是手，用来找食物，用来传递，用来让大脑维持。蚁后作为大脑，还得兼顾生殖系统。工蚁聚在一起运输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血液在输送养分，工蚁是兼顾好多种功能，还得培养新生的细胞——就是幼蚁。蚂蚁之间传达信号是靠化学物质，对吧？人也是啊，你不用指挥你的细胞，细胞之间自己就解决了！明白吧？其实蚂蚁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，不是简单的昆虫。你养过蚂蚁没？没养过吧。你养几只蚂蚁，它们没几天就死了，就算每天给吃的也得死，因为失去大脑的指挥了。你必须养好多只它们才会活。就跟取下一片人体组织培养似得，只是比人体组织好活。咱们看蚂蚁，就看到蚂蚁在爬，其实呢？咱们根本没看全！蚂蚁，只是细胞。整个蚁群才是完整的生命！松散生命！” 　　  
　　我觉得很神奇，但是我打算知道更多：“就这点儿啊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那可不止这点，石头很可能也是生命，只是形式不一样，我们总是想：生命有眼睛，有鼻子胳膊腿，其实石头是另一种生命。它们看着不动，其实也会动的，只是太慢了，但是我们感觉不到，它们的动是被动的，风吹啊，水冲啊，动物踢起来啊，都能动。但是石头不愿意动，因为它们乱动会死的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石头怎么死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磨损啊，磨没了就死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先得证明石头是生命，才能证明石头会死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石头磨损了掉下来的渣滓可能是土，可能是沙，地球就是这些组成的吧？土里面的养分能种出粮食来，能种出菜来，动物和人就吃了……吃肉也一样，只是多了道手续！然后人死了变成灰了，或者埋了腐烂了，又还原为那些沙啊土啊里面的养分了，然后那些包含着养分的沙子和土再聚集在一起成了石头，石头就是生命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聚在一起怎么就是生命了？” 　　  
　　她严肃的看着我：“大脑就是肉，怎么有的思维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愣住了。 　　  
　　她得意的笑了：“不知道了？聚在一起，就是生命！人是，蚂蚁组成的松散生命是，石头也一样，沙子和土聚在一起，就会有思维，就是生命！石头听不懂我们说话，也不认为我们是生命。在它们看来，我们动作太快，生的太快，死的太快的。你拿着石头盖了房子，石头还没感觉到变化呢，几百年房子可能早塌了，石头们早就又是普通石头了，因为几百年对石头来说不算什么。在石头看来，我们就算原地站一辈子，它们也看不到我们，太短了！” 　　  
　　我目瞪口呆。 　　  
　　她轻松的看着我：“怎么样？你不行吧？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和石头沟通。研究完这个，我再找找看有没有看人类象石头一样的生物。也许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不到。”说完她得意的笑着又蹲在一块石头边仔细的看着。 　　  
　　我不再假装研究那根草，站起身来悄悄走了，怕打扰了她。 　　  
　　后来差不多有那么一个多月吧？我都会留意路边的石头。 　　  
　　石头那漫长的生命，在人类看来，几乎没有尽头。